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革命与游戏

——2012秋讲·韩少功 格非卷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革命与游戏

——2012秋讲·韩少功 格非卷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游戏—2012秋讲·韩少功 格非卷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 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4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354—6573—3

I. 革… II. 华…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I2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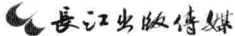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5498号

责任编辑: 刘兰青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30毫米×1050毫米 1/16 印张: 47.62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626千字

定价: 70.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卷首语

李俊国

新时期文学 30 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全面开放、转型相生，是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多方位敞开、交流而展现出新的热情和创造力，让当代文坛呈现出缤纷而复杂的文化景观。作家辈出，精品纷呈，同时也鱼龙混杂，一度出现人文精神的危机；然而一路走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显出从觉醒期的稚嫩到“文学经典化”的气象与态势！——借用恩格斯形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话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

鉴于新时期文学 30 年生动繁荣的时代要求，2012 年 3 月，华中科技大学与湖北省作家协会联手合作，共同组建并成立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女士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俊国、蒋济永、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晓晖任中心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定位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拟在 5 年时间内，采用“驻校作家”方式和“文学春讲”、“文学秋讲”形式，聘请当代著名作家和著名文学批评家进驻中心，就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实践的相关文学问题，当代文学创作与发展前沿的、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诸如文学讲演、学术对话、理论研讨等系列而立体的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中心邀约聚集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力量，合力攻关。以当代著名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多种学术研究路径，展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

2012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17 日，中心邀请著名作家、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先生，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先生进驻华中科技大学并

开展“2012 文学秋讲”系列活动。本卷文字是“2012 文学秋讲”活动的学术精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工程的首期成果之一。

整卷分四个栏目：一、韩少功、格非演讲录，主要围绕着传媒时代文学创作的走向和作家个人的选择展现他们的创作理念；二、喻家山文学论坛专辑，着重收录“写作：革命 OR 游戏”主题论坛中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和学术研讨的思想、观点；三、文学对话与作家访谈，收录了中文系教师与作家的对话和访谈，提出了新颖而又重要的“文学复魅”概念；四、作家作品经典化研究专辑，力图从新的视角把握韩少功、格非两位作家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的表达方式和创作特点。

继往开来，而大有功于斯世。

虽然我们成功举办了张炜、张新颖驻校的“春讲”活动，但我们依然殷切期盼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关爱与呵护；期待读者的真诚交流与真挚批评。

目 录

卷首语/001

一、韩少功、格非演讲录

韩少功：电子时代：文学的变与不变/003

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自觉/020

韩少功：乡土中国/040

格 非：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061

格 非：写作与个人经验/092

二、喻家山文学论坛专辑

论坛纪要：写作：革命 OR 游戏

——2012 年秋讲·喻家山文学论坛/119

邓晓芒：中国当代文学的土壤分析/155

吴义勤：新时期的文学“革命”/160

樊 星：关于“文革”的狂欢记忆/164

吴 艳：在“革命”与“游戏”之间

——谈韩少功小说创新/174

三、文学对话与作家访谈

文学“复魅”与“临时建筑”

——韩少功、格非与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教师的对话/183

文学资源与作家的选择

——韩少功访谈/204

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说服

——格非访谈/218

四、作家作品经典化研究专辑

王 庆：近十年来韩少功研究综述/235

涂 慧：现代性突围与生命根性表达

——论韩少功的乡土散文/253

李敏锐：《赶马的老三》中的农民形象与民间智慧书写/267

梅 兰 杨 英：格非研究综述/276

李汉桥：隐藏在叙事结构中的历史寓言

——格非小说创作的另一种视角/303

谭杉杉：“江南三部曲”的地理空间建构/315

王均江：论“末世”与作为“临时建筑”的文学

——以格非“江南三部曲”为例/327

韩少功作品及研究目录/344

格非作品及研究目录/369

后记/407



格非



壹

韩少功、格非演讲录

电子时代：文学的变与不变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韩少功

◎蒋济永：请来韩老师，我们很荣幸。我们这个“人文基地”的创建，就是缘于90年代，当时精神失落的时候，现已成为国家的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了。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作家群里面，有三位很显著的人物，一个是张承志，另一个是张炜，还有一个就是韩老师，他们高举人文精神的大旗，而且是以自己的实践，这差不多二十年来，扎根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以文化寻根和人文精神坚守的姿态，由他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根来向中国也向世界传达了这种精神。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聆听他，把他的东西跟我们现身说法。好，我们欢迎。

◎韩少功：向各位青年朋友们学习，今天晚上做一个简单的交流。题目在屏幕上已经有了。今天晚上我来这里有一点吃惊，来的人特别多，这让我联想到，在80年代，在中国有一个叫“文学井喷时期”，就是那种境况，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有时候我们在国外有一个讲座，来了十几个人，主持人会很高兴，说：“韩先生，今天来的人很多了。”但是，今天这样集聚一堂，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文学好像还是一个很兴旺的事业，但愿我的感觉没错。当然从80年代到现在，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感觉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今天谈的是变与不变，就是哪些方面我们正在不可挽回地告别了一个旧的时代，哪些方面我们还需要有某种坚守？比方说，我觉得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当前已经大大地弱化。如果我们在座的有中文系的学生，翻开文艺理论教科书，谈到文学的功能的时候，大家首先知

道，第一个是文学的认知功能。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我们要了解社会、了解人生，文学是一个主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古代。文字几乎是唯一一个媒介、载体来传达信息，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学家很幸运。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当代的作家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啊，古代的作家怎么写都有人看，写得糟糕也不要紧，因为那时你没东西可看，是吧？

有一次，大作家托尔斯泰见到一个伯爵（伯爵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贵族），在我们中国的地位，至少相当于部长，那个部长没有下马来向托尔斯泰致敬，托尔斯泰可以发脾气，说：“你还不如这匹马，这匹马都知道停下来向我致敬！”对不对，那时的作家真牛啊，脾气那么大，一个部长没有向他致敬，他就觉得很生气，那是什么时代啊！那时候的作家真的很幸运，所以那个时候文学，你要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开始开科举的时候，大家参加考试是可以写诗。在更早以前，像我们古代的一个思想家荀子，有一句话叫：天下不治，请陈诗。天下很乱，中央要了解情况，大家来写诗，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调查报告，要报文件，各地维稳的情况怎么样？生产的情况怎么样？把它写成诗给天子去看。

后来到了汉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种叫汉赋，我们爱好文学的人都知道汉赋，汉赋有一个特点就是铺陈。写一个东西面面俱到，写到一个场景，比如说写华科大，就说其东如何如何，其南如何如何，其北如何如何，其西如何如何，写的极尽铺陈之文字。为什么这么写？因为那时候的文学不光是一个审美，还要让你知道东西南北是个什么情况，通过这种手段让你们知道华科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汉赋的铺陈手法与认知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那时候的文学既像报告文学也像新闻，它所承担的功能，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流通工具。再往后走，我们看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出现了群星灿烂似的小说家，有一些在中国非常有名，他们是通过翻译家的努力奉献给大家的，像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雨果等等这样一些法国的作家，曾经是风靡一时。翻开巴尔扎克的小说大家知道，现代人看得很不耐烦，太啰嗦了，一个街道一个街景写上七

八页，一个修道院写上五六页，谁看啦，是不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也是这样，一个巷子，一个河岸边可以写上十几页。但是，那时候的人真爱看，因为他想了解巴黎、想了解圣彼得堡，不通过小说，没有别的渠道，所以说四五页十几页，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如饥似渴地了解。那是文学非常幸运的一个时代，作家怎么写都有人看。到现代人不耐烦，这个变化相当于我们摄影发明之前的美术。在美术史上，有很流行的画种，比如说风景画，肖像画。我们到欧洲的一个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看它们18世纪以前或者16世纪以前的，这种画太多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相机，要看一个人如某某公主，某某伯爵或某个地方，要通过美术家的手、眼来观察；我们看欧洲怎么样、亚洲怎么样、非洲怎么样，都必须通过画家的手和眼来了解。那时候风景画和肖像画是主要的画种，一旦摄影出现，这两个画种迅速地衰落。当然现在还有风景画和肖像画，但它们主要的地位已经失去了。现代的画家到了莫奈到了毕加索到了康定斯基出现了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因为画家觉得摄影出现以后，还去画画，是犯傻啊！因为根本画不过那些照相机啊。所以我们的画家必须另辟蹊径，我们干不了的事情，我们干不好的事情照相机去干，这些艺术家们在17世纪、18世纪以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个所谓“现代主义”的转向，它背后的原因就是照相机的出现。

联系到我们的文学来，当报纸、广播出现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中国，电视机、网络普及以后，我们的很多信息传达不通过小说、诗歌了。如果一个现代人要了解巴黎，还要去靠波德莱尔的诗歌；如果一个人要去了解中国的农民，还要去了解沈从文或者鲁迅的小说，显然是太费事，不方便，太有局限性。不是说文学不重要，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小说来了解我们的社会和人生，而且小说诗歌的形式可以提供新闻所没有的东西，比如个性化的东西，深度的东西，虚拟的东西，更多的具象的东西，这些都是文学的功能，这些功能不会消失。但是，对一般的读者来说，对一般的民众来说，他要了解社会、世界，不需要向巴尔扎克十几页的小说来了解一个街道，一张照片就好了，也不需要向波德莱尔那么晦涩的诗歌来了解巴黎，通过网络视频效果也许更强烈，更有冲击力。在这种情况下

下，我们文学原有的认知功能大量的转移，转移到另外的一些新兴媒体，在当前特别是电视和网络中间去了。和作家格非见面谈到，小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叙事，讲故事，可是现在讲故事的人太多了。我在乡下住，收到一个免费的卫星电视频道：央视的法制频道。我有时看央视的法制频道，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看抓坏人，这些都是叙事，这些叙事非常惊心动魄啊，比小说都好看。这些原来是没有的，所以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叙事已不是文学的专利了，而且从很大程度上，已被其他媒介所接管。

第二，文学的娱乐功能在弱化。回忆我们这一代人的小时候，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小说，逃课、不交作业去看小说去了。《三侠五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一个个革命战争小说，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废寝忘食地读。现在的情况真的不一样，现在有些老师让学生读《红楼梦》、读《水浒传》，可能会让青年学子苦不堪言。因为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多工具，没有电视机、没有 NBA、没有世界足球锦标赛、没有 T 形舞台，也没有迪斯科……没有什么玩的东西。古代人玩的东西更少，文学就成了很多人的乐趣所在，诗歌成了很好的美酒，小说成了很好的消遣的场所，喜剧就成了很多人的狂欢的节日，那时，小说喜剧是很普遍的娱乐方式。所以古人说“玩物丧志”，写诗也属于玩物丧志，如《红楼梦》中贵族家的少爷小姐读诗都是偷偷摸摸，父母知道会生气的。宋代诗人思想家朱熹说我决不写诗，他多次食言，认为那是他的污点。南宋大诗人陆游说自己的诗都是“闲言语”。论文才是学问，诗歌是不能上大雅之堂的，提起来会脸红的。但现代，诗歌变为多么严肃多么高雅多么神圣的事情，现代一个年轻人写诗，会让大家刮目相看，一定是有理想有品味有操守的青年。现代诗歌换位了，现代有了大量的娱乐工具娱乐设施，包括大量的报纸在一二十年前，都有文学版，每天的报纸必有一个娱乐版，以前娱乐界和文艺界是分得很开的。十几年前，我们请一些香港作家来，那些作家说：我们也算作家吗？我们在香港属于娱乐界的，不是文艺界的。但是现在娱乐界和文艺界分得不是很清，如果我发表一个新闻的话会在娱乐版，作家都变成了娱乐消费的对象。很多网络上都把作家开涮，作家的隐私、绯闻、案情、有没有抄袭等等都成为娱乐的消

遣的对象，娱乐和文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而且文艺越来越娱乐化。当前，文学本身娱乐的功能没有了，娱乐转移到方兴未艾的强大的娱乐业，很多人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反而古人认为不上大雅之堂的文艺变得换了另外一个面孔，像严肃文学。我在很多场合别人都说韩先生是严肃文学家，我哪里严肃，我写小说尽量写得开心写得有趣。诗人现在变得像是不合群的、在社会很边缘的、不被社会接纳和承认的相类似黑社会的人物。诗歌的“黑社会性”，偷偷摸摸的搞地下工作，但是诗人界抱团相濡以沫，诗人之间有一种珍贵的情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许多出版社不出版诗歌，很多报纸不发表诗歌，强大的社会压力和排斥的力量反而使诗人有悲壮感，其实现在写诗的人不少，但都处于半地下或地下的状态，有时在灯红酒绿的场所，他们羞于启齿谈论自己的诗歌。有人会说“这个人还在写诗，是不是有病”，有种种的压力。

第三方面的变化，是由电子数码化带来的完全不确定的未知的新的文化生态。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地球是平的》，他说到因为网络的出现世界正在变平，资本、信息、技术等都在平面地扩散。其实，文学也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网络的出现出现了新的现象，比如成本变得很低，任何人有一个IP地址，都可以向出版社、报纸、媒体自由发表，不用交钱，减少印刷成本，文学进入的成本变低，不像电影电视制作要大投入，没有几百万几千万不能开口，但是电子网络的出现给了文学新的机会，而且参与的人很多。以前文学是作家的事，作家是一种稀有动物，中国专业作家有一百多人，有名的作家屈指可数；现在一些不知名的人在网上发表很多长篇小说。有一次，一个中学生给了个U盘，让我给他看个东西，我原以为是散文或者是诗歌，第一个写火星人，第二个写唐朝，第三个写宋朝。我问他：“你们班上像你这种人很多吗？”他说：“很多啊。很多人都在写，写了好几个长篇呢。”现在是文学的人民战争，小说是论斤卖，你根本没有时间把那么多的小说看下来，我们一年出版六千多部小说，平均每天二十多部，我们长十对眼睛也看不过来，在网络更是天量的。再者，传播基本是零障碍，这是网络电子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新情况。现在在某些宣传管理部门，一些敏感的言论还会管一管，但小说诗歌几乎

没人管，几乎是零障碍地传播。如果你懂外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是零障碍的传播。这是任何时代都没有出现的，这种情况好不好呢？当然有可贵的、积极的一面，比方说在这个时代一个文学天才被埋没被压抑的概率会大量的减少。以前把作品送到编辑部，运气好碰到伯乐，你这个千里马就有机会了，但这种概率不是很高，并非每个编辑都是很有眼光的伯乐。编辑通过了，还有主编的二审甚至三审的情况出现，你要一层层的闯关，如果运气不好，可能一个天才被埋没。有一些政治的、宗教的因素对文学有压制，国外有些作家因为宗教的原因被追杀，但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淹没和压抑的情况的概率会大大减少。但是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大量的鱼龙混杂的、泥沙俱下的文学在网上汹涌澎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阅读会有一些困难。比如我不知道好作品在哪儿，要我点进去一个一个的看那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有一种筛选机制、推荐机制来帮我挑出一些好的作品，让我别浪费时间来尽快地接近好作品，这变得很难。另外，泡沫化的作品、次的作品、质量不高的作品太多的情况下，有些作者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如张三写得很烂，我比他写得好一点，那就这样吧。有时候参照对比的不是一些特别优质的经典，而是周围的一些垃圾泡沫，这样很容易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候太自由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发表太容易了。十年磨一剑，一个好作品要十年二十年地磨，现在哪有？一个中学生写十部长篇，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劲头。这也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水准不是趋上而是趋下，某种市场的羊群效应产生以后，大家的水准不是节节地上而是节节地下，这样的风气就有可能对我们的一些有很高艺术追求的作家的信心造成了打击，让他们产生某种迷惑或者动摇，把自己 HOLD 不住了。

易破难立。在这个时代破很容易但立很难，在网络上大家都知道很多都是拍砖来的，一人拿着一口砖见谁不顺眼先拍了再说，有人叫混客文化、拍砖文化。确实，破一个东西再建立起一个东西很难，挑人家的毛病其实不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经受住这样一个时代的、上下左右人人可以发言的、舆论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的挑剔，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上至政治人物公共明星下至小说诗歌的作者，在

面对公众的时候，要经受住四面八方十面埋伏的挑剔和批评。“根叔”说他在网络上的形象还比较正面，但现在有些人被网络搞得灰头土脸，很多公众明星是过不了网络这一关的。很多虚假的道德、有毒的意识形态很难保持自己的一种霸权，像以前那种文化霸权的控制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难。但是带来的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在这种混客文化失控的偏激的发展态势之下，多元可能变成一种虚无，民主可能变成一种民粹，假的东西很容易被摧毁，而真的东西很难把它建设起来。北京作家王朔有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他的很多作品拍成电视剧、电影，有很多主流人士很排斥他，但是有记者问我，我就说：“王朔吧，我很尊敬的一个作家，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杀伤力很强。”在他面前玩虚的、玩假的是很难过他这一关的，非常刻薄、尖锐、泼辣，但是他的缺点是建设性不强，他可以把旧的东西打倒，但给大家的是一片废墟，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新的蓝图是什么，他在这方面着力不多。现在不光是一个王朔，包括我们作家、艺术家，包括媒体，我们对这个抱怨对那个指责，对这个愤怒对那个批判，但是我们要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虚伪的旧道德我们不要，但新道德是什么？虚伪的旧体制我们不要，但是新的合理的体制是什么？请你告诉我。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个易破难立的时代。我们很多爆棚的作品，点击率票房很高的作品，也是骂得最多的作品，如张艺谋的有些电影，大家都要去看，有时候我问我的朋友：“你不喜欢他的作品，你为什么要看？”他回答：“我不看我怎么骂它呢？”人家都在骂，我不骂不是很孤单吗？我和我朋友找不到话题，我也去看。还有很多类似的现象，芙蓉姐姐没几个喜欢，但火得不得了，火就是为了踩她。美国有一个调查：大家必须要看的東西是什么？然后大家最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发现它们有高度的重合有相当的重合，这是我们当代人自我分裂的一个表现。其实每个人自己和自己是矛盾的，有时候我们所爱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所恨的东西，我们所好奇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鄙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这种处于非常暧昧的比较混乱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时代，我们很多人经常面临的一种文化困境。

虽然文学已经产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我也不赞成很多人的悲观的预

言，比如有人说文学将要消亡，我们各个大学的中文系全部要解散，这是我不赞成的。虽然我们面临着眼花缭乱的变化，但是有些东西并没有变，如人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变了吗？有手有脚变了吗？没变。我们要吃饭，太阳每天要从东方升起变了吗？没变。我们不要被有些人的危言耸听所蛊惑。人和动物还是有区别，一条狗一头猪吃饱了就趴在某个地方睡觉了，它不会关心文学，不会参加人文基地的讲座，对一个作家的来访它毫无兴趣，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基本的不同。人还需要一种精神生活。人讲吃还要吃好吃，而猪狗不讲究，如我家的狗喂了十几年天天顿顿都吃那些东西，它毫无怨言，而人今天吃萝卜明天吃白菜后天吃红烧肉，人不光要吃饱还要怎么吃好，是有追求有欲望的。人不仅要生存还要生活，活着很容易吃饭睡觉很容易，但生活是什么？要有意思要有意义，这些东西没变。人要通过语言文字来交流，这些东西也没变，难道我们都用视频哑剧来交流吗？在博客出现之前，那时候大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预言文字将要消失了，人不写字了也不写信了，但是后来出现了博客，大家又开始写字了。一些微博控吃饭要发几百条微博的人时时刻刻在写字，所以字不会消亡，语言不会消亡，这个东西没变。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真情实感的表达，并且是对生活的领悟和表达，这样的关系也没有变。前不久有一个关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一个争议很厉害，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还能谈吗？谈就是罪过；但是钱钟书老先生在编他的《宋诗选》的序言的时候，大胆地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流和源的判断，这个判断是非常有创见性的。什么是文学的源？什么是文学的流？各个流派各种主义各种技法都是流不是源，钱钟书编《宋诗选》更偏重于源而不是流来选这种宋诗，最后他编《宋诗选》到今天还是一个最好的宋诗的选本，这是业界很多专家共同的认识。钱钟书并非拍毛泽东的马屁，而是从如实的对待历史上各种文艺的讨论和意见出发的。其实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东西。现在有些作家表现自我，每天对着镜子看自我是什么样？对自己百般的爱恋，把自己百般的幻想。但文学家是不能这样当的，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关在一个孤岛上，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和社会和他人完全隔离起来，你那个自我顶多是一个从娘胎里出来要